

首部全景展示中国抗日空军成长战斗的铁血传奇

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空军英雄致敬

向血染长空的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致敬



燃烧的天空

杜博宁★作品

烽火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RANSHAODETIANKONG



燃烧的天空

杜博宁★作品

烽火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燃烧的天空/杜博宁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7.9

ISBN 978-7-5057-2377-1

I. 燃... II. 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911 号

书名 燃烧的天空
著者 杜博宁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20 × 1015 毫米 16 开本
21 印张 350 千字
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377-1
定价 28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 电话(010)64668676

谨以此书献给八年抗战中血染长天的中国空军将士

序幕

从今天到世界末日,我们永远会被记得,
我们幸存的少数人。我们相聚相依,谁今日与
我共同浴血,谁就是我的兄弟。

——英王亨利五世

血……殷红的，带着腥味的血，模糊了南京的视线。

黄昏，大校场机场，冬雨蒙蒙。

发动机的声音隆隆作响，第四大队最后一架自杀机，逆风起飞。

三架中国战机在低空迅速完成编队，掠过天际。

带队的长机，向杜少龙一晃机翼，以示告别。那是欧阳剑的飞机。

杜少龙扬起火把挥了挥，红色的火苗在摇曳。

跑道上，一架残破的“雪莱克”攻击机被点燃，烈焰腾空而起，烟云拔地而上。

燃烧中的“雪莱克”，像一头犹斗的困兽，遍体鳞伤，千疮百孔，座舱里、仪表板上处处是鲜血，挡风玻璃上还有四个碗口大的血字：还我河山。

血字，是少尉飞行员段晴写的，她在空战中受了伤，伤得很重，但仍把战机飞了回来。落地后，在昏迷前，蘸着伤口喷涌的鲜血，艰难写下了这四个血红大字。

南京城中，杜少龙这最后一名中国军人，还在战斗。

陷入火海的南京，在崩塌，在颤抖，被浓烟和烈火所包围。

高志航、刘粹刚、乐以琴、沈崇海，阎海文、李文韶……战友们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天空，用青春染红了紫金山的云霞。

陵中的花朵，墨绿色的松柏林，松柏中有一排粉蓝，那是孙中山先生安息之地。秦淮河的碧水已经染红，死难者的冤魂还在哀鸣。

斑斓的六朝宫殿，那黄色的宫墙，绿色的琉璃瓦，金色的盘龙雕花……往昔庄严巍峨的宫殿如今正用那无望的眼神向虚空望去。

耻辱兮，古都之沦丧。哀伤兮，陵园之荒凉。

中华门外，墩实的古城墙，它是那么的坚固，又厚、又高、又长，蜿蜒起伏百里，结结实实的围住了南京城。那灰色的大城砖上长满了绿苔，攀满了枯藤，像忠诚的卫士的须发与经络。它威风过，显赫过，曾用那宽厚的胸膛御千军万马于城外。而今，在日本空军的眼里，它不过是一道土堤……

魂兮归来！守我四方！

魂兮归来！卫我故乡！

魂兮归来！永詹家邦！

苦难的南京，苦难的中国。

战壕里，杜少龙抬头看那碧空。

最后一缕阳光下，三架慷慨赴死的中国战机闪出惊艳的金色，消失进云层。

在天空中飞舞的翅膀，有一双是属于鹰的……

RANSHADDETIANKONG

第一章

巨龙的黎明

我个人太微小了,比起世上伟人来,真九牛一毛耳。然思国怀乡之念,不弱于他人,救国之志,永存于世。

——第五大队阎海文少尉飞行员的家信。

—

千万里的胸怀，五千年的时光，孕育了多少中华豪杰；养我浩然正气，塞于天地之间……

一九三一年，外强欺凌，天下大乱，盗贼蜂起，奸雄鹰扬。

日本关东军铁骑强占中国东北三省。长江上，游弋着日军的炮舰，耀武扬威。租界中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，比比皆是。

一个屈辱的乱世，一个需要男儿挺身而出的大时代！

旅顺，初冬。

逃难的人群，越来越多。

城市的早晨，似乎还在睡，似乎已经醒了。

很多不愿逃亡关内的东北军人在这里零星地打着游击，仿捷克式轻机枪，独步火枪，二十响儿德制“大镜面”驳壳枪……中国军人用一切武器顽强抗击着日军昭和式机枪，七五野炮，三菱 B/M3 俯冲轰炸机的强悍冲锋，显示不屈的自尊！

枪声时而密集，时而稀稀落落的……红日，被硝烟涂抹成灰色。

朦朦胧胧的早晨，一道霞光划破层层云朵，漏着晨曦的晨雾，浓得散不开。这雾笼罩着临海的一座座暗红屋顶的俄式小公寓，整齐料峭的房顶笔直地朝一个方向耸立；这雾也笼罩着公寓旁那大片低矮得只能弯腰进出的肮脏难民屋，很多黑黝黝的蚕茧似的难民歪七扭八地伏卧在屋外地上。

公寓里最先在清晨响起的是“刷刷”的洗马桶的声音。声音通常是由女佣卖力的动作传出来的，这些由老家逃难过来，人老实些的，长相敦厚些的女人们会被这些公寓里的主人们雇用来做佣人。

杜少龙的娘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佣。

黑龙江和吉林的难民，在九一八事变以后，大批蜂拥到了旅顺，准备乘船逃往南方的大城市——上海。大家都传“上海遍地是金子”，为了离开了家园，躲开日本人的飞机大炮，大伙儿都愿意去上海拣金子。那些没钱买船票的穷人，滞留在旅顺码头，连容身之处都没有。

公寓群的小路，终日有扫街夫清洁，打扫得比普通人家都要干净。逃难的人

有的实在太累了，把铺盖一滚，想就着温暖的太阳在这干净的小道地头睡个午觉，便有穿制服的巡警过来赶人，挥舞警棍，敲在背脊上，就是一条深深的红印子。

于是，无依无靠的难民们便在离这不远的大片空地上，搭建起了一个一个矮小的，散发腐败气味的木板屋。屋子，是没有窗的，潮湿的，挂个草帘当门，只能弓着背进进出出，屋子里面除了睡觉的铺盖再没有别的傢伙。

旅顺城里，也有人没有安身之所，那些孱弱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，他们用捡来的木条和麻绳搭起小小的担架，悬在那些能避雨的大一点的难民屋檐下，揀些破棉袄旧棉絮，铺在上头，也能当作一个避身的小小的天地。

段晴，十三岁，是旅顺城中千千万万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子中的一个。她的小窝儿搭在难民区的东北角。这地方靠海，还算干净些，是杜少龙找了很久，认定是个很妥帖的地方才安置段晴的。

睡在这“小天地”里的段晴正发烧，身上裹着旧的棉衣，破的棉被，满身都是棉絮，但是又处处漏风，在这冰冷的清晨，冻得她直抖。小小的脸双颊红彤彤，红得有些焦，嘴唇青紫紫，紫得裂开来。眼皮半盖半闭，好像刚刚过去的那一夜她并没有睡实，紧紧皱着小眉头，恍然之间渡过几个噩梦似的，嘶哑地无力地喃喃地呼唤着“少龙哥，少龙哥。”

杜少龙，十五岁。他身材结实头发乱蓬蓬的，跟豪猪差不多，正蹲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升煤炉。弥漫的烟，熏得他直打喷嚏。他在给这仓库的守夜大爷熬稀粥，在旺火的煤球炉上的小铜锅中，注了水，把黄豆碎丁儿与大米一起放在锅内煮。

守夜人喜欢在粥里面加个蛋花，才来两天的杜少龙便记得在粥快要煮沸的时候敲个鸡蛋进去，用筷子在粥里搅和两下，心里却在盘算怎么把这锅里的剩粥给段晴带去。

幽蓝的火苗在锅下窜着。杜少龙的心里也上着火，担心着那个睡在海风里发着烧的段晴，手里的蒲扇不由得下了几下重手去扇，掀起一阵升腾的火焰来。他赶紧用扇子挡着眼前的烟火，眼睛火辣辣地疼。

那一天，奉天城已经萧瑟得像深秋了，日本鬼子杀进来了。

杜少龙的家起了腾腾的大火，热气喷洒，好像酷暑一样炎热。他被娘紧紧抱在怀里，躲在隔壁“绸布店”矮柜中。那些拿刺刀的日本兵，在街上扫荡。每个兵脸上都很兴奋，五官纠结到一起像见到肉骨头的狗似的。

一个矮小的，腿短得跟萝卜似的日本兵，满脸还都是稚气，但是已经带上了

淫荡的残忍。他冲进店里，揪住绸布店掌柜的三姨太，拖拽去后院，然后就传来鬼子野兽般的嘶吼和女人沙哑的哭嚎声。

杜少龙气得攥起了拳头正要冲出去，却被娘紧紧捂抱住。

千辛万苦，娘带着他挤到那艘开往旅顺逃难的破木船上。船挤得满满当当，到处都是愁眉苦脸的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难民。

天空里，六架灰色的像蝙蝠一样可怕的日军中岛轰炸机呼啸掠来，船上的难民急忙蹲下，抱着头，娘把杜少龙紧紧护在自己身子下。

日本人的轰炸机阴魂不散似的，盘旋着，卑鄙地吓唬着这船上已经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。船上静得出奇，大家都蹲着，不叫，也不胡乱奔跑，屏息静气，忍受着日机的蔑视。

他们的家在东北黑土地上，刚刚发生了震惊了世界的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他们不知道那些政界军界的头脑们如何仓皇失措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家一夜之间就没有了，他们的一些亲人也没有了。他们举家仍要生存，便携带着少量的行李和生活用具往旅顺逃去，目的地是上海，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去那里。

终于，有的女人忍受不了日本轰炸机无休无止的恐吓，开始低声哭泣起来。拥挤在船舱里人堆里的杜少龙，目光里透出仇恨，小脸铁青盯着低空盘旋的飞机。

杜少龙的娘望着自幼丧父的小少龙，心如刀绞。自打从山东青岛逃难到东北后，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好不容易日子有了些起色，灾难就又来了。

鬼子飞机玩得腻了，航空炸弹顷刻间扑了下来，落在船的四周，升腾起一道道巨浪！船上的人开始真正地恐慌起来，大声尖叫着寻求逃跑的生机。

喀嚓！船被炸裂开，炸弹的冲击波把杜少龙卷向船尾，一个黑影袭来……那是半张血糊糊的孩子脸，杜少龙的意识瞬间飞了。

周围一切是混沌的……再醒过来的时候他依然在船上，但是在另一艘船上。周围陌生的人群里，娘紧紧抱着他。这是另一艘满载难民开往旅顺的木船，在经过遭遇日机袭击已经破碎不堪的难民船时，把他和他娘救了起来。

不过杜少龙没有看见，船的另一侧角落里，正蜷缩着一个衣着高贵的小女孩儿，她就是段晴。

段晴是在奉天沦陷后，在城中混乱的人群里和姑妈走散的。她是北伐军名将，第六军段铁扬少将的爱女，到奉天姑妈家探亲赶上了这场浩劫，她历尽艰辛挤进了这艘难民船。

此刻的小段晴，一片茫然。憔悴的圆脸儿，洁白的学生装满是乌黑的烟尘，

小皮鞋也跑丢了一支，光着的一只小脚在船舱的甲板上被积水浸泡得肿胀。

船缓缓地靠在了旅顺码头。

段晴病恹恹地，迷惘地望着这码头和如云的人潮。她糊糊涂涂不认路地到处乱走。为什么脚步这样沉重？而这脚下的青石板路好像总也走不完。她学着一路上看到的小乞丐，伸着手向来往的行人乞讨。能得一点残羹冷饭，她每天饿着肚子，漫无目的地在寒冷的街头徘徊着。

怎么才能回到杭州她的家里呢？谁能把她从这种煎熬中解救出来？

终于有一天，段晴饿得脚下打飘，一个倒栽葱，仰倒在路边。她望着上方的湛蓝的天空，是那样的澄澈，她想起母亲教她的词：拆桐花烂漫，乍疏雨，洗清明。

清明时分，会有人找到我的尸骨么？

当段晴醒过来时，看到的却是杜少龙乌黑的眼睛，充满生气，兴奋地看着她醒来。

杜少龙大声嚷嚷道：“娘，这个小妹妹醒了！”然后喜滋滋地从简陋的“厨房”上端出一碗放着咸菜的泡米饭来，递给段晴吃，又撒了些白白的东西在饭上，说：“这是盐，小妹妹。”

段晴饿了多天，一碗米饭吃得狼吞虎咽，但杜少龙并不见怪，待她吃完以后，就接过碗来，将最后几个饭粒儿吞了下去。

“看这姑娘长得，多漂亮啊！”杜少龙的娘心疼地摸出一条手绢，给小段晴抹干净了脸上污泥。

“谢谢，谢谢你们。”段晴羞涩地说，望着面前的母子俩，心一下温暖了很多。

杜少龙晃晃小手笑嘻嘻道：“没什么的，只要你没有事情就好！我叫杜少龙，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我叫段晴。”

“哦，段晴，好听的名字。”杜少龙又问：“你家被鬼子毁了，父母都死了？”

“嗯。”段晴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真话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可能永远回不去杭州了。

杜少龙用脏手扒拉着地上的烂菜叶，说：“段晴，还有亲人么？”

“在杭州有亲戚的。”

“杭州，这么远！”

就这样，段晴被杜少龙母子救到这个难民窟里。因为多了段晴，杜少龙就抱着个破毯子睡在破屋外面，还欣然说：“不要紧，外面空气好，我再去找些芦苇

和木条就又可以搭个小屋了。”

几天很快过去了。

杜少龙的娘每天都去对面的公寓里当清洁马桶的女佣，几晚回来都是佝偻着腰让段晴给捶捶背。段晴就坐在她的背后，用小拳头一下一下认真地捶。

这天下午，杜少龙带段晴去码头附近的小学扫地，酬劳是一个铜板。不过他们可以在扫地的间歇倾在教室窗前听老师讲课。

讲古诗的老先生正在讲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

“怒发冲冠，凭阑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长啸，壮同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踏破、贺兰山缺。壮士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。朝天阙。”

讲话的是个老夫子，念时白胡子一撇一撇，满眼都含着老泪。

杜少龙对段晴解释：“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，这就是靖康耻。这是我娘说的。这词我很小就背过。”

可是，靖康耻，犹未雪，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又近了。那是日机对正在抵抗的小股东北军士兵进行轰炸，虽然是中国军人们是自发组织的，但战斗仍然很激烈。

杜少龙熟悉这硝烟的味道，他赶忙拉着小段晴跑到学校屋檐转角处躲避这该死的轰炸。

日机远去的时候，他们回到码头附近，那里只有一个一个深深的坑，没有人。

杜少龙咬着牙，说：“我恨日本人！”

“我也恨日本人！”段晴忽然握着杜少龙的手问，“少龙哥，壮士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报仇雪恨？”

“嗯，我长大了要当飞行员，去天上把鬼子飞机揍下来！”杜少龙一挥拳头。

“好哩！我也要当飞行员！”段晴也提出了自己的追求。

“段晴，等我攒够钱，定会为你买船票回杭州的！”

“真的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两个孩子，坐在弹坑里，互相依偎着。这个年头里，人人战战兢兢地活，不知道过了今日，明朝又将如何。

杜少龙的娘身体越来越差，终于有一天，在公寓里晕倒了，幸亏被好心的房主送进了旅顺教会医院。但杜少龙和段晴的生活却成了问题，杜少龙每天一早就去码头给仓库的守夜大爷去煮饭，收拾仓库，然后去扛苦力，每天仅仅赚一个铜板，两个孩子上顿不接下顿，段晴也很快病倒了，浑身滚烫。

为了给娘和段晴看病买药，那间破屋子被杜少龙以五个铜板卖给了一对逃难夫妻。然后杜少龙整天背着小段晴，在街上乞讨为生，好不容易寻觅了一块地方，安顿下来。

这会儿，杜少龙煮好饭，离开仓库走向码头，准备排队领竹签子。远处，一群难民都在那里候着，等着发签子的工头，这竹签就是当天领工钱的凭证。

一个衣着笔挺的青年男子从杜少龙身边急匆匆走过，似有什么心事，可能由于速度太快和码头路面的颠簸，一个黑色钱包掉落在地上。那男子没注意，继续走着。

杜少龙把钱包拾起，里面竟然有不少奉票（奉天银行发行的钞票），对杜少龙来说算是巨款了。

这么多钱？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向那男子喊道：“先生！先生！”

“什么事，小兄弟！”男子回过头来，看着这个脏兮兮的男孩子。

“你掉了钱包。”

“哦？”男子接过来，翻了翻，钱数没少。开始认真地注视起杜少龙来：“谢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杜少龙。”

“嗯，杜少龙，这点钱你拿去吧！一点意思。现在这世道，你这样有志气的中国人少。”男子掏出很厚一叠钱，递给杜少龙说：“我叫高志航，是坐船去杭州笕桥航校当飞行教官的。”

“笕桥航校！高先生，你是飞行员，你去杭州？”

“是！”高志航一副标准的军人语气，镇定沉着。

“那咱们东北还有空军么？”

“原来是有……都散了。”

“钱我不要了。”杜少龙将钞票一推，还给高志航说：“能帮我个忙么？”

“什么忙？说吧少龙兄弟！”高志航挺诧异。

“我有个小妹妹，家被日本鬼子祸害了。她亲戚家就在杭州，你能带她一起走么？”

“行！这忙我帮定了！”

“还有，高先生，我长大以后能考飞行员么？”杜少龙鼓足勇气问。

“少龙兄弟，只要我还在杭州，定能帮你！咱们国家缺飞机，更缺好的飞行员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杜少龙高兴地用脏袖子抹了抹脸。

黄昏，旅顺码头上，一艘英国轮船即将起航了。

甲板上的高志航，向下面招着手喊道：“船要开了！”

寒风里，还在低烧的段晴，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杜少龙。

在这不得不分离的时刻，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。

“少龙哥！”

“段晴！”杜少龙飞快地跑到她面前，紧紧裹了下段晴破旧的棉袄，掏出五个铜板，将三个铜板塞到段晴手里说：“段晴，你三个，我两个，你要省着点花！”

“我会的！少龙哥，你也要记得来杭州考飞行员啊！”哭泣的段晴用力点点头，握牢三个铜板。

杜少龙并不知道她的家世。段晴有些后悔了，她毕竟欺骗了面前的少龙哥。

第三遍汽笛声响了。

高志航又在催促段晴上船了。

段晴还在哭。

杜少龙推搡着她：“段晴，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，不要哭哭啼啼的。”

段晴终于上了轮船悬梯。

“段晴，段晴，路上小心啊！你发烧，别在外面吹风！”码头上的杜少龙忽然朝段晴拼命挥着手。

段晴回头，望着衣服单薄矗立在冬风中的杜少龙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

在茫茫人海里，他们就要天各一方了，还有机会再见吗？

二

天气很好，天空高而澄清，薄薄的云飘在天空中，几乎是半透明的，如丝如絮。太阳晒在人身上，一种懒洋洋的温馨。微风轻轻地吹过，空气里漾着野栀子